



西隆山,有“滇南第一峰”之称。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管段内的42号界碑,就在海拔3074米的西隆山主峰。

此地山势险峻、丛林密布,野兽出没、蛇虫肆虐,被当地百姓称为“死亡森林”。资料记载,新中国成立以来,仅有几支科考队和勘界队曾登顶西隆山。山中本无路,因为有了界碑,便有了路。那一

年,边防部队组织一支军地联合小分队在无路、无村庄、无向导的条件下,向这片“死亡森林”进发,踏出了一条前往42号界碑的路。自此开始,一代代连队官兵为守护国土而不断跋涉。

年复一年行走在西隆山间,脚下的这条路,早已深深印刻在连队官兵心中。蚂蟥谷、绝望坡、断魂崖……官兵口中的一个个“非正式地名”,无不

在诉说着这条路的艰难与危险,但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,他们的信念从未动摇。

如今,巡逻42号界碑的任务周期已由最初的6天5夜缩短至3天2夜。前不久,该边防连一支巡逻分队再次踏上了前往42号界碑的路,让我们走近这群边防官兵,品读他们在这条路上的故事……

# 路在脚下:走向42号界碑

■曹继可 本报记者 戚辰飞

## 越是艰难,越要向前

雨雾蒙蒙的清晨,一声哨响打破了寂静。营区的一棵大榕树下,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巡逻分队官兵整齐列队。清点完装备物资后,他们驾车驶出营地,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前。

抵达一片苹果林前,能看到一条羊肠小道,边民称之为“草果路”,此处便是巡逻分队步行进山的入口。

3天2夜的巡逻路,吃穿皆靠自己保障,睡袋、手电筒、雨衣、食物……一样也不能少。每名官兵都会分到一个约30公斤重的背囊。

列兵郭广林深吸一口气,跟随战友启程。这是他第一次执行42号界碑巡逻任务,一想到自己将是同年轻兵中首位登顶西隆山的人,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身上的背囊也不觉得沉了。

这条羊肠小道绵延数千米,伸展至半山腰,再往深处走,便正式踏入大家称之为“死亡森林”的范围。正值雨季,灌木、杂草丛生的地面上都是腐殖土,裸露的岩石上也长满青苔。一路上泥泞湿滑,官兵们手脚并用还是时不时滑倒。郭广林也吃了一番苦头,作训服很快被染上一片土黄。

“立起衣领,绑好绑腿!”走在最前方的二级上士字鑫提醒道。这句话意味着“蚂蟥谷”快到了。巡逻分队在进入一条河谷前停下脚步,开始对身上的衣物缝隙进行“全面封堵”。

河谷中,枝叶上,蚂蟥随处可见。即使防护得十分严密,郭广林还是被“钻了空子”,一条蚂蟥顺着作战靴钻到他的脚背上。“坚持一下,出了‘蚂蟥谷’有一处平地,我们在那里处理一下。”跟在郭广林后面的二级上士张祖康安慰道。

到了休息地,大家将外衣脱掉,用木棍敲打,并互相检查身上有无残存的蚂蟥。张祖康用盐水把郭广林脚背上的蚂蟥冲掉,将血迹擦干。郭广林定了定心神,跟随队伍继续向前。

抵达宿营地前,官兵们需跨过2道陡坡。临出发时,郭广林自告奋勇背了不少物资,但他高估了自己的体力。爬坡时,郭广林的腿不争气地抽了筋。他本想咬牙坚持,张祖康一把接住他的背包:“靠着旁边的石头,缓一缓。”

“加把劲,还有10分钟就到了……”在张祖康的鼓励下,郭广林终于看到2座由木桩和彩钢瓦搭起的房子。抵达宿营地后,巡逻分队第一天的行程进入尾声。在房子周围撒了硫磺、草木灰,喷洒驱虫剂,接通水源,捡拾柴火……大家各司其职开始扎营。

山间昼夜温差很大,入夜后寒气加重,吃过晚餐后,官兵们点起篝火,围坐一圈取暖。这是大家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,郭广林的神情却依然紧张。一



路上好几次险些坚持不住,他担心自己在明天的任务中给大家“拖后腿”。

“这就泄气啦?未来挑战还多得很,相信自己,一定能抵达界碑。”字鑫拍了拍郭广林,同他讲起9年前的一次巡逻任务。那次途中天气突变,下起罕见的暴雨,大家被困在一处山坳。“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!”见雨势渐收,时任连长拄着竹棍第一个跨上被石块和淤泥覆盖的巡逻路,后面的战友们排成纵队缓慢行进。就这样,大家一步一步脱离了险境。“从那以后,什么困难我都不害怕了。”字鑫坚定地说。

越是艰难,越要向前。听了字鑫的话,郭广林有了更多直面艰险的勇气,他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自己一定可以登顶西隆山。

## 沿途记忆,刻进生命

巡逻第2日,天空下起小雨。这一天,官兵们将抵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42号界碑。

担心路会越来越泥泞,大家起了个大早准备尽快出发。“凌晨,就听到一声声擂鼓般的闷响,紧随着雷声而来的,是雨滴撞击屋顶的声响。”连队常指导员起得比其他人要早些,他觉得西隆山上的雷声、雨声并不悦耳,因为在这条险象环生的巡逻路上,雨水是官兵的“敌人”。出发前,他一再提醒大家做好各种准备,走稳脚下的路。

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看,雨水又为巡逻官兵送来了通行的路。

“亚热带原始森林中的植物生长速度极快,昨天踩出的路今天可能就没有了,想要靠人力维护巡逻路几乎不可能。”后来,官兵们发现山雨在西隆山上冲刷出一道道“水路”,雨天滴水,晴天干涸。在这些河道中,灌木不会生长,还有岩石方便攀登。

刻记号、刷油漆、系红布条、记录独

特的树根……官兵们开始标记一段段“水路”的位置,再开辟一些路段将这些“水路”串连起来,最终走出了今天这条前往42号界碑的登顶之路。

沿着各式各样的记号,巡逻队伍冒雨前行。经过半天的跋涉,郭广林已有些跟不上大家的步伐。在一个岔路口,郭广林发现前方没了战友的身影,打算快走几步抓紧追赶。没想到身后的张祖康一把拉住了他,并大喊了一声:“啊!”

如同林间鸟儿啁啾的一呼一应,“啊!”前方也传来呼喊声,整支队伍停止了前进。原来,经过岔路口时,郭广林辨错方向,幸好走在队尾的张祖康及时发现,通过大声呼喊找到了队伍的位置。

这是常指导员为大家定下的规矩,通过声音传递位置,确保每一位战友安全不掉队:“森林里的情况变幻莫测,不只是新兵,身经百战的老兵也会迷路。一旦走失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此前,巡逻队第一天行至宿营地不远处时,炊事员和一位老兵会加速行军,提前抵达为其他战友准备餐食。一次巡逻任务中,当大部队抵达宿营地时,却不见炊事员和老兵的身影,大家在周边呼喊,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

常指导员立即带着几名战士沿着原路返回,在每个岔路口搜寻二人的痕迹,直到暮色完全笼罩“死亡森林”,迷失方向的他们才被找到。自那以后,常指导员便想出了这个办法,用呼喊声让“大家始终在一起”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常指导员和战友们在巡逻路上点滴积累的经验还有许多。例如,他们将竹棍一头劈成砍成若干条竹片,有节奏地拍打路边的杂草和灌木,发出的“哗啦啦”声响可以吓跑蛇虫和野兽;尽量躲避黄泡树,皮肤被它的刺划伤后不易痊愈;由于当天捡拾的柴火太过潮湿无法点燃,每次抵达宿营地,要储备柴火留下风干,以备下次使用……有关这条路的记忆,已然刻进每个官兵生命的年轮。

登上最后一座山头,42号界碑就在前方。常指导员又一次站在界碑旁向

远处眺望,山河入目,疆土稳固。巡逻4个年头,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站在这里:“壮阔的景色中隐藏着大自然的无情,只有在考验中磨砺意志、锤炼本领,才能守好每一寸国土,才能无愧于‘边防军人’这个名字。”

## 逢山开路,步履不停

巡逻第3日,上午8时许,官兵们整理好行装,原路踏上归途。

天公也作美,淅淅沥沥的小雨终于停了。迎着一路阳光,字鑫依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在这条巡逻路上走了近12年,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兵。

下午3时,巡逻队伍回到营区。收拾完毕,字鑫再次来到荣誉室。每次巡逻西隆山归来,他都要在玻璃展柜前,看看那块已经“退役”的42号界碑。说是“碑”,那其实是一块老旧的木板,板身上有2道手指粗细的裂缝,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褪色。

在连队官兵心中,42号界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也是大家仰望的高地。在该连值守的8座界碑中,其余7座界碑的巡逻任务都实行建制班轮换制度,唯有42号界碑采取筛选制度,优中选优的官兵才能参加巡逻。

字鑫还记得第一次申请参加西隆山巡逻任务没能通过筛选,他一连懊恼了好几天,开始比以往更努力地训练。“西隆山巡逻的‘开路先锋’要背4把砍刀呢。”去别的点位巡逻时,字鑫会把哑铃片放进背包,锻炼自己的负重能力,“我不但要参加西隆山巡逻任务,还要争当‘开路先锋’!”

在西隆山山脊线上,有一段长达千米的路,途中密密麻麻的苦竹,像一张巨大的网拦住了官兵的登顶之路,这便是官兵们口中的“竹林阵”。

“过去,官兵需要四肢着地、匍匐穿过‘竹林阵’,即便膝盖和手肘都肿了,战友们从没有过怨言,因为穿过竹林,就离界碑更近了。”字鑫说,“巡逻频率增加后,大家下决心冲破‘竹林阵’这个阻碍。”

大半年的时间里,字鑫和战友们背着砍刀,每次巡逻砍掉一部分竹子,终于开出一条通路。现在这段路已经慢慢有了形状,不像以前那般“缠人”。开路官兵仍会在上山时带上砍刀,砍掉路上极速生长出的竹子。这次巡逻归来,字鑫带的砍刀,1把折断,其余3把锋刃也卷曲得厉害。

逢山开路,步履不停。连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以无惧艰险为乐,以登顶西隆山为志,以巡逻界碑为荣!”官兵们一次次攀登高峰,一次次极目远眺。那攀登的姿势,是战斗,也是执着的坚守;那远眺的目光,有祝福,也有温暖的梦。

上图: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抵达42号界碑。 许琪摄

##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2020年9月,我来到祖国边陲当兵,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的一名战士。

我的祖父辈都在塞罕坝林区工作,我也因此从小生活在那里。得知我即将成为一名戍边军人,爷爷激动地嘱咐我:“在兵团好好干,拿出咱们塞罕坝人该有的精神。”

爷爷的故事从小便知道。20世纪60年代,为了让塞罕坝重新焕发生机,一批农林专业毕业生,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这片荒芜之地。爷爷便是其中一员,在战天斗地的日子中,他像一颗种子在塞罕坝扎根成长。

来到兵团后,我熟悉了这里的故事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进疆的解放军官兵一手拿枪,一手扶犁,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屯垦戍边事业。我也暗暗立下誓言,当年,爷爷扎根在塞罕坝,如今,我成为兵团人,一定要传承老一辈用辛劳和汗水、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光荣传统,为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奉献青春。

新疆的风,比家乡冬日的白毛风刮得更猛烈些,新兵时的我并不完全适应。

第一次执勤站哨恰巧是冬至,狂风卷着雪花,寒意往人骨头里钻,荒芜的戈壁滩上,每一分钟都是那样难挨。突然间,我想起爷爷说过,塞罕坝的云杉会在冬天把汲取的养分锁在树干里,等春天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,它就猛地抽出新芽,一个劲儿地向上长。“越是寒冷的冬天,越是磨韧劲、积蓄能量的好时候。”我把钢枪握得更紧了,挺过漫长的2小时。

训练场上的日子,我依旧奋力地“生长”。夏日,我背着30多斤重的装具进行体能训练。脚下的戈壁滩被太阳炙烤得发黄,隔着作战靴也能感受到热气直往脚底钻。快跑到终点时,我的大脑忽然空白,耳边全是风声,那感觉就像儿时塞罕坝的林子被大风刮得弯了腰,根却往土里使劲钻呢。”我猛地咬咬牙,继续向前冲。就这样,2年后的一次武装3公里越野比武,我和战友们一起拼搏,获得建制连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汗水浇灌着我内心的“种子”,助力我向下扎根,向上成长。那天晚上,我在日记本上画了2棵树:一棵是塞罕坝的云杉,一棵是新疆的红柳。我将它们的根须在纸上悄悄相连,相信只要坚持下去,树能成活,人也会越长越高。

那年春天,我和战友们戈壁滩上栽种红柳。爷爷当年栽树用的一把小铲子,成了我的宝贝。我拿它清理杂草、加固土壤。没想到,3个月,一棵红柳竟抽出了嫩芽,它在风沙里摇摇欲坠,却始终倔强地挺立着。

# 云杉与红柳的『对话』

■刘春雷

上个月,父亲在来信里告诉我,爷爷在林场栽下一棵云杉,还特意在树牌上刻了我的名字,希望我像云杉一样坚强。信纸里夹着的云杉针叶,散发出淡淡香气,让我想起了塞罕坝的林海。

如今我已是一名下士,作为一名戍守边疆的兵团人,我可以自信地告诉爷爷,自己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我在每一次巡逻时踩出坚实的脚印,在每一班岗哨上站成笔直的界碑,来自塞罕坝的这颗种子,终于将根深扎在了戈壁。

(兰亭锦书、贾广宇整理)

## 边关风

# “托河卫士”守护高原生灵

■虎振朝 屈旭文

拂晓时分,新疆军区契尔边防连一支巡逻分队朝着某点位行进。

“那里好像有一只受伤的鹅喉羚。”忽然,二级上士虎银指着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说道。

苏指导员带领战士们走近,果然发现有一只鹅喉羚被铁丝网困住。大家通过暗红色的血迹判断,它已经被困在此处两三天。

“从没见过体型这么大的鹅喉羚。”虎银不由惊叹,“从羊角的凹沟来看,它应该在15岁左右。”

“别怕,我们是来救你的。”大约半小时后,官兵们成功将这只80多公斤重的鹅喉羚解救出来,合力将它抬至平坦地带,并进行了简单救护。鹅喉羚起身缓缓离开,途中它几次回头,似乎在和官兵告别。

契尔边防连位于天山南麓深处,平均海拔3000多米。守卫的边境线上,有一条长长的托什干河流过,连队官兵因此被称为“托河卫士”。由于气候相对温和,驻地周边区域是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。除了鹅喉羚,这里还生活着金雕、雪豹、雪狐……

野生动物在这片高原上活动频繁的时节,也是连队官兵最忙碌的日子。“入夏,天气变暖,大多数野生动物会产崽,我们会加大对河畔以及无人区的巡护力度,让它们顺利繁殖。”苏指导员说,“等到了12月份,常出现鹅喉羚打架受伤的

情况,我们也会及时予以救助。”

那一年初夏,这里迟迟没有回暖,山间的野草一直枯黄、不见生长。官兵们担心鹅喉羚无处觅食,便在巡逻时带一些马草放置在鹅喉羚的必经之路上,好让它们度过这段“青黄不接”的日子。

今年初,中士莫佳伟在休假归途中发现一只受伤的鹅喉羚。“当时它呼吸微弱,两条后腿受了伤,无法站立。”莫佳伟小心翼翼地将这只鹅喉羚抱到车上,送至连队医务室,和医护人员一起为它清洗包扎伤口。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,鹅喉羚的伤情得以快速恢复,不久便回归大自然。

“高原上人迹罕至,这些美丽的生灵为我们守防的日子添了不少色彩。”虎银记得,他第一次巡逻时就见到了好几种野生动物,班长告诉他,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,也是连队官兵的一份责任。

为了让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一直幸福地生活在这片雪山上,连队还专门邀请当地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来驻地授课,为官兵和护边员普及生态环境保护常识,讲解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。近些年,随着连队官兵和护边员齐心协力投身边境生态保护事业,野生动物受伤的情况慢慢减少。“看到我们的坚守和付出有了回馈,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!”苏指导员说。



暑气蒸腾的夏日,正是武警云南总队某中队官兵挺进高原的时节。每年的5月至7月,该中队官兵都会前往海拔4500多米的云岭高原执勤。他们在一天当中巡逻数个点位,徒步近9小时,行程超过20公里。

右图:高原之上,武警云南总队某中队战士遥望雪山。

下图:巡逻途中,该中队官兵沿着积雪覆盖的山路,向云岭之巅行进。

(摄影:张泰笙 文字:何昌明)



## 镜头里的边关